

張宗昌的悲劇

戚宜君

——張宗昌外傳終篇

亞仙別府施美人計

張宗昌因亞仙與溫樹德勾搭，醋意大生，爲警告溫樹德而開槍誤傷金憲開，傷中要害不治而死。金憲開的十五兄金憲久在東京驚聞噩耗，手足情深，返國趕到張宗昌的別府時，愛弟遺體已火化了。金憲久痛失其弟，行前，聲嘶力竭著：「咱們沒完！」憤怒地離去。

如果說張宗昌真的爲了金憲久那句狠話便放心不下，那才是天大的笑話呢。不要說這個末路王孫不能對他怎麼樣，就算是他有呼風喚雨的本領，按照張宗昌的個性，天不怕、地不怕、好漢作事好漢當，殺頭不過是碗大個疤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他都漫不在乎！

然而他爲何在乎金憲久的悻悻而去呢？這就必須從他東渡日本的目的說起了。誰都知道張宗昌失敗後，曾經多方面積極設法，圖謀東山再起，在大連仍然有八大處長隨侍身邊，如果無所營謀又何必擺出那樣的譜勢；關東軍看不慣他那騷包態勢，運用調虎離山之計，把他擠往日本本土。張宗昌總認爲可以得到日本人的奧援，也就樂得親自東渡，也好面對面的進行磋商；詎料客觀情勢變化得太快，在日本人眼中，張宗昌業已

失去了利用的價值，於是在朝人士避不見面，少壯派軍人又不把他放在眼裡，張宗昌的希望算是整個落空了。

既然日本人不願意幫他的忙，老家山東又是在衆目睽睽之下，而不容他有所圖謀，只有東北地區是處於畸形狀態之中，混水中才好摸魚；而遜清肅親王一家子，正在銳意經營，在滿蒙一帶有其不可忽視的號召力，因此便有了一套「借屍還魂」的打算，他不願與肅親王這一派鬧僵的原因在此。

張宗昌在山東雖然刮了不少地皮，他失敗後陸續續續被他的部屬黑吃黑的侵吞了不少；正金銀行也跟他大耍烏龍，使他的存款受到七折八扣的剝削；再加上他的揮霍無度，九姨太朱小寶向銀行提款時，已經逐漸受到了限制，經濟上的捉襟見肘，面對着龐大的開支，真使這個不可一世的渾人感到意興索然。

左右人等建議他：「第一、要積極設法籌募活動經費；第二、要設法拉攏金憲久。」張宗昌心想：這兩件事情都非得借重亞仙這個臭婊子不可，橫豎她是個不安於室的壞女人，何妨開籠放鵲去釣金龜呢？自己嗜好女色，因而推己及人，以爲用美色作餌去勾引別人是無往不利的。憑着

亞仙的姿容和口才，先到上海去找幾個富商巨賈，運用當年魯軍馳騁東南時的交情，再加上亞仙的交際手腕，弄他個二百萬大洋是不成問題的；而且像金憲久這樣的末路王孫，對於綺羅香澤大都有特別的嗜好，如果不惜工本的使些媚勁兒，還怕他不上鉤嗎？盤算既定，乃同亞仙委婉的說明一切，滿以爲這個女人還會推三阻四的不肯答應，再不然就是提出一些相對的棘手條件；完全沒有想到亞仙卻一口應承，並保證別的事情不敢說，這兩件事嘛！保管給你辦得妥妥貼貼。

於是二人進一步計劃行動細節，張宗昌說：「咱們在上海時，那一些腰纏萬貫的人，大部分妳是都見過面的，當時他們不是把妳捧得像皇后一樣嗎？妳到了上海找到他們套套交情，商借一點活動經費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」

張宗昌當年除了第二次直奉之戰乘勝直達上海而外，民國十六年春天也曾率軍抵達滬上，替孫傳芳抵擋北伐大軍，在上海北站的專車裡設下指揮部，亞仙隨侍身邊，上海的一些頂尖兒人物，整天排成了隊宴請這位手握重兵的張大帥，亞仙與他們都是見過面的，後來因爲北伐軍進展神速，山東省也岌岌可危，張宗昌才又連夜北歸的。事情才不過是兩年多的光景，亞仙想起隨同大

帥夫婿兵臨滬上的威風勁兒，以及上海灘上的繁華景象，歷歷如同昨日，一顆心不禁爲之飄飄然起來了。

亞仙欣然應允親自披掛上陣，自然也有她的一套想法，她之所以嫁給了張宗昌，完全是懾於他的威勢而別無選擇，內心深處何嘗願意一輩子守着這個不解溫柔的鹵莽武夫；何況他如今已經到了窮途末路，再同他厮守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，逮住機會也好替自己的後路作些安排，放眼天下想打她主意的人多得是，她又何必被這位過氣的大帥拴得牢牢的呢？

張宗昌粗中有細，當然也能料到亞仙的心事，他要利用她最原始的本錢去籌款及引誘金憲久，實在也是事出無奈，而萬不得已的下策；至於亞仙會不會中途背叛他，那倒不必操這個心。試想：上海的大亨們都是精明得不得了，不可能把大批金錢交到一個女人的手上，等她接洽有了眉目，自然會再派可靠的人去收錢的。

「我這裡再派人到大連去，邀請金憲久再來別府小作盤桓，共商大計。」張宗昌繼續叮嚀着：「等妳在上海的事情料理完畢以後，馬上趕到大連，幫同我派去的人，向金憲久敦勸，一定要達到邀他前來的目的；凡是可以博取他歡心的事，都不妨放手去做。」

就在這種各懷鬼胎的狀況下，亞仙飄然來到上海，根據張宗昌授意的，以及她心目中擬定的幾個商界大亨去活動；麗人登門造訪，舊雨重逢，勝遊如昨，此番無所顧忌，賓主儘可開誠相對，連番飲讌自然不在話下，不過談到金錢方面，

情形就完全不是理想的情況了。

其實張宗昌的想法也太過於天真了，當初直魯聯軍雲集滬，在雪亮的刺刀尖下，有錢的大亨們不得不陪着笑臉，並且大把大把的獻出他們的血汗錢；或者是想要達到某一種目的，才自動與他們勾結，無非是一種將本求利的手段。如今北伐勝利，全國統一，北洋軍閥已爲時代所淘汰，捲土重來簡直是癡人說夢，希冀唯利是圖的商人來觸冷竈，甚至雪中送炭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；再則商人中大多是東拉西扯，表面雖然風風光光，骨子裡卻不一定就是紮紮實實。亞仙開口就要兩百萬，這不是一個小數目，不要說一時之間難以湊出，就算是湊得出，還得捐上助長叛亂的罪名，誰肯吃飽飯沒事幹，來冒這個大不韙呢？實在情形如此，亞仙即使是使出混身解數，恐怕也無法收到預期的效果。

既然張督帥最得寵的如夫人來了，當然不會讓她受到冷落，籌款一事雖然有所窒礙，但是輪番不停的邀宴、餽贈，還是熱鬧開鬧的極盡歡迎之能事；等到亞仙臨行，少不了也有一筆足夠的盤費塞進她的行囊之中，就這樣這位如花似玉的如夫人，實際上是毫無所得的離開了十里洋場，北上大連。

第一項任務雖然沒有辦成，第二項任務她卻有個八九成的把握。那時張宗昌的母親同另外十幾房姨太太都住在大連，亞仙見了老夫人稟明一切之後，約同姊妹夥一同去看金憲久；並一再說明這是大帥的意思，任何人都得盡力勸駕，假如有喜歡金憲久的，儘可以放心去做她們想做的事。

大帥不但不會追究，還要論功行賞呢！

金憲久喪弟之痛逐漸平復了，張宗昌派去的人也到了，面達主人誠懇邀請之意，金憲久一口便回絕了。接着亞仙帶着一羣花枝招展的鶯鶯燕燕，也熱絡的殷勤敦勸，金憲久面對這些香噴噴、意綿綿的如夫人，竟然像個小孩子似的羞澀了起來，終於扭不過大羣美人兒的濃厚情意，乖乖的隨着張宗昌派去的人，再度來到了別府。

金憲久到了別府的昭和園，張宗昌眉開眼笑的哈着腰說：「您居然肯賞臉，可見還能原諒我的過錯，小王爺！這樣吧！我傷了您令弟，就賠還您一個哥哥，咱們拜個把吧！時局還是一片混亂，有的是機會，咱們再賭他一場，華北我有辦法，滿洲是您的老家，咱們可得好好的合作啊！」金憲久不料有此一着，正待想着如何回答，而香案已經擺設停當，張宗昌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，霸王硬上弓式的便拉着人家對天同拜，然後便稱兄道弟起來了。

張宗昌十分慷慨的對金憲久說：「兄弟啊！今後咱們哥兒倆，再也不分什麼家了，現在先快快樂樂的玩個痛快。要酒喝，咱們有的是；要女人，我的就是你的，而且日本妞兒也不賴，您會說日本話，那就更單得住了，安心住在這裡，等玩够了，咱們再慢慢商量，詳細合計。」

金憲久也是一個酷愛吃喝玩樂的纨绔子弟，只怪張宗昌把他估計得太高，其實只不過是個百無一用的繡花枕頭而已；這一住便是半年多時間，東北的情勢業已穩定了下來，全國都在蓬蓬勃勃的從事統一後的建設工作，張宗昌想要混水摸

魚的想法，根本無法着手。

時光荏苒，又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，別府勝地春光明媚，昭光園中更加春色爛漫，面對花開蝶舞，張宗昌不期然的想起了亞仙，心中不無快怏之感。在他原想利用亞仙的美色，爲他辦成籌款及敦促金憲久兩件大事以後，也就不想再要這個女人了；豈料籌款不成，金憲久雖然來到了別府，也沒有發揮預估的作用，真可說是一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如今想來倒還真覺得不划算呢！

亞仙在離開別府時就起了二心，等到遊說金憲久成功，她也拍拍屁股離開了大連，悄悄的入關回到北平，好在北平多的是她的舊日相好，只要她的美貌不減，不怕沒有良好的出路；她決心背棄張宗昌了，但又不便像以往在韓家潭似的重操舊業，東挑挑、西撿撿，條件太好的人不要她，養不起她的男人她也看不上眼，最後嫁給了高凌蔚之子，算是結束了絢爛的一生。

金憲久在別府玩膩了，張宗昌也在日本搞不出什麼名堂，恰好張少帥有函勸他回國，於是便在桃紅柳綠中離開了別府，乘船回到大連。

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，日本軍閥處心積慮的積極成立偽滿政權，張宗昌其時正萬分苦悶的陪着母親，也帶着一羣姨太太住在大連。據說日方特務機關對之百般誘惑，並許以東三省第一號帶兵首領，且運動他的舊部向他慫恿，但張宗昌均不爲所動。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，他如果真的「心存邦國，不爲所動」，當初又何必低聲下氣的「東渡日本，有所營謀」；可信的狀況是：日本也許真的有意利用他，但許下的

條件並不像傳說的那樣優厚，甚至還處處提防着他，簡直就是把他當成傀儡來耍，張宗昌覺得根本不對路數，當然也就談不攏來。

張少帥當時正在北平，還真的以爲張宗昌就要下水了，連忙命章士釗起草了一封長函，自己親筆謄正，叫吳季玉專程前往大連，勸張宗昌回到北平；張宗昌接信後很快的便離開了大連，抵達北平後和新聞記者談話，聲言：「咱們好歹是中國人，可不會亂鑽煙囪的。」實情究竟如何，只有他自己心裡最爲明白。

張宗昌仍住在鐵獅子胡同，老母親與一羣姨太太也陸續到了北平；生活豪奢不減當年，每餐餚餼均由頗負盛名的新陸春飯莊供應，照樣的有秘書、副官和馬弁，仍然是一呼百諾的態勢。

有一天張宗昌忽然要招待新聞記者，一面端上豐盛的山珍海味，一面觀賞第一流的堂會演出，節目有鄉劍佩與馬富祿的民間藝術、上海藝術團的草裙舞以及李萬春和平劇長坂坡等，邊吃邊看，手口不停，目不暇給。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臺上絲竹暫歇，王琦由內室引出二十餘位麗人，並介紹說：「這些都是效帥的如夫人，特地出來向各位奉酒，務請大家盡興。」

張宗昌命諸姬每席各坐一人殷勤招待，旋起立致詞說：「外面都說俺老張愛女人，不錯！俺確實是好色，我今天全把她們叫出來和大家見面，千萬別拘束，外面罵我也是這個，實在我只有這個短處，可是我的長處可多着呢，誰又曉得啊？不說也罷！喝酒！喝酒！」

這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不知所爲何來，張宗昌

究竟有些什麼長處，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，大家只覺得他快人快語，事後想想這位風雲一時的帥卅號人物，當時的心情是十分感傷的，彷彿是向外界「告別式」的一次聚會，從此他也不再出頭露面了。

解甲還鄉處處陷阱

民國二十一年，中秋節過後第三天是張宗昌的五十歲生日，如果是在五年以前他正在山東省耀武揚威的時候，那可有得熱鬧了，如今卻祇有在北平鐵獅子胡同私宅內，午間舉行了一個小小的聚會而已。

入晚，秋風送涼，明月東升，明亮更甚於中秋之夜；張宗昌陪着母親與幾房得寵的姨太太，坐在院子裡賞月。天南地北的閒聊起來，談到了若干年前的舊事，陳穀子、爛芝麻，不勝今昔之感。七十五歲的老娘思鄉情切，張宗昌也大興倦鳥歸巢之念，乃積極從事回返山東的試探和佈署。

自從解甲以後，國內情勢已經有了鉅大的改革，全國同胞正積極從事各方面的建設工作，衡量客觀態勢，當年的山東軍務督辦張效帥幾乎已經被人遺忘了，但他自己仍然是野心勃勃，總是不肯就此善罷干休；特別是當年追隨他爲非作歹的一些人，如今沒得混了，甚至連衣食都發生了問題，因此處心積慮的奔走策劃，拉攏連絡，想盡辦法遊說協調，並一天到晚的慫恿張宗昌再賭一場。

賭就賭吧！張宗昌任憑部下多方面的進行，

表面上不動聲色，私底下鐵獅子胡同裡往來人等則忙進忙出；盤據在膠東一帶的劉珍年，尚有兩萬餘衆，信使往還，已經運動成熟，只等張宗昌一到，即可起事而一舉趕走韓復榘，重據山東地盤。

根據探聽的結果，據說山東省主席韓復榘，對於解甲後的軍人，如北洋宿將靳雲鵬及靳雲鵬兄弟、前湖北省督軍王占魁、前直隸省督軍李景林，以及吳佩孚的舊部張聯陞等，不但敬禮有加，而且還運用權力，將他已經被沒收的產業原璧發還。於是他便給韓復榘寫了一封長函，盛道倦鳥歸巢之念，希望能返回故鄉，以度餘年，而且老母思鄉情切，更希望鼎力成全。

按照習俗是：「清明節掃墓，十月一燒寒衣。」尤其在北方，十月一日開始，北風怒吼，寒意逼人，大家都換上棉衣禦寒，對祖先也得燒些五色紙錢，象徵布料，也好添製多衣，因此代代相傳，「十月一燒寒衣」是萬萬不可缺少的。張宗昌對外宣布便以爲先人燒寒衣作理由，準備先回到山東探探行情，然後再定行止；其實他是另有打算，約定與劉珍年在某地相會，當面商討一切。

再說山東省主席韓復榘，字向方，河北霸縣臺山村人，幼失怙恃，依其兄嫂撫養成人，只讀了三年私塾，成年後因與祖姑發生曖昧而不容於同族，遂隻身遠走保定，投身在馮玉祥麾下，運用機巧，投機有術，打了幾場勝仗，十幾年的光陰，遂成了馮部的五虎上將之首，亦即韓復榘、宋哲元、孫良誠、石友三、孫連仲是也。

民國十八年四月間，西北軍心懷異志快速撤出中原，當時韓復榘是第三路軍總指揮兼河南省主席，奉馮玉祥命令將鄭洛以西沿途所有商民存糧，一律查封，裝車西運。韓自認當了三個月主席，未給百姓留下半點福澤，怎忍於臨去之際，強奪民食，重貽民困，所以執行起來就不大賣力；韓復榘與參謀長李樹春雙雙被馮召往潼關，李且以「襄贊無方」當場罰跪，歸途李便以「當年韓信青聽蒯通之言，則不至發生未央宮之禍」相激勵，回到陝州便集合隊伍東去，決心脫離馮玉祥了。

國民政府明令發表韓復榘爲山東省主席，仍兼第三路軍總指揮，所部便儘速越過黃河開往山東；劉鎮華爲河南省主席，所部十二軍沿隴海線東部駐紮，使韓復榘得以安心在山東省境整理及訓練。

從民國十八年夏天，到民國二十一年秋天，三年多的時間，韓復榘在山東省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，他何嘗不知道張宗昌在膠東一帶有所圖謀，一接到張的來信，連連的拍着大腿說：「這下可好了！這下可好了！」旁邊的秘書楞在那裡，不知主席樂哈個啥勁兒！只聽他大聲的吶喊着說：「歡迎之至！歡迎之至！趕快回信，就說我們：之至歡迎！」秘書待要轉身，韓又叫住他說：「寫信太慢，還是打電報吧！」

鐵獅子胡同張宅之中很快的收到了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的回電，除了表示仰慕敬崇之意外，並有「請兄早日命駕，以慰嚮往之願」等語，張宗昌看罷大喜，即時回電告以行期，過了兩天張宗昌

便率同他往日的參謀長金壽良、秘書長徐曉樓、副官長程鎔、副官李文徵、承啓處長劉懷周及衛士二十餘人，於九月二日下午三時半抵濰濟南。

韓復榘親率一批高級官員和一些聞風來迎的親友，齊集站臺，列隊相候，而且還有軍樂隊吹打，好不熱鬧。這樣的歡迎場面，在他當年縱橫燕趙，叱咤風雲之時，原不算得稀罕，而在他失勢落魄的今日，則感到無限的光彩。張宗昌一一與衆人寒暄之後，韓復榘和李景林一同陪伴着他，步行前往不遠處的津浦賓館休息。

當天晚上就在津浦賓館，設筵爲張宗昌接風，作陪的有石友三、李景林，省府各廳處長以及參議顧問一類的客卿均參加，惟有省府參議鄭繼成未獲出席。李景林是張宗昌昔年的奉軍老友，舊識重逢，倍感親切，李又代韓吹噓了一番，使張宗昌對韓復榘才放下心來。

在韓復榘當營長期間，與石友三、鄭繼成都是階級相等的同事，韓與鄭且係金蘭之交，石、韓二人一帆風順，扶搖直上，後來先後脫離了馮玉祥的掌握，韓復榘當上了山東省主席，石友三在民國二十年夏間舉兵攻擊東北軍，兵至保定進南之滹沱河，被來自娘子關的山西軍隊自後夾擊，以致首尾不能相顧，全軍盡潰。石友三無路可走，只得帶着萬餘殘部逃入山東地界，託庇於韓復榘。

當時韓復榘一方面是為了顧全老友情面，一方面也是貪圖石友三那批裝備齊全的部衆。韓把石接到濟南來予以妥善安頓，他的部隊則迅予改編，主要幹部也陸續藉故撤換殆盡；石友三住在

濟南四大馬路緯二路的一處豪華宅第內，看外表仍然十分神氣，但內裡卻一舉一動都受到相當的限制，心中苦悶，可想而知。

再說鄭繼成乃是鄭金聲的過繼兒子，民國十六年初冬北伐軍事進入山東境內，張宗昌及褚玉璞的直魯聯軍頑強抵抗，戰況十分激烈；第二集團軍副司令鄭金聲，銜命率兵挺進至魯西曹縣，由於張明玉部叛變，昏夜不辨方向，而被直魯聯軍軍長潘鴻鈞所部俘獲，轉送濟南，未幾潘鴻鈞負傷陣亡，褚玉璞遂遷怒於鄭金聲而把他殺了。

鄭金聲是山東歷城人，生前有姬妾四人，但卻沒有一個兒子，曾於早年收養其兄之子繼成爲嗣，父子之間，情感甚篤。鄭金聲死後，鄭繼成便下定決心要替繼父報仇；無奈當時張宗昌與褚玉璞均重兵在握，只好以後再等待機會了。鄭繼成全家避居天津租界。褚玉璞仍然不肯放過他，數度派人追殺而未果，其實殺死鄭金聲完全是褚的主意，但鄭繼成卻認爲人是在濟南督辦公署被殺的，要是張宗昌不答應，說什麼褚玉璞也無能爲力，因此把這一筆血海深仇，都記在張長腿的頭上了。

等到北伐成功，張宗昌逃亡在大連，之後又東渡日本；韓復榘當了山東省主席，鄭繼成全家才撤回濟南，找到往日故交，當了省府的一名參議，一天到晚嚷嚷着要替乃父報仇雪恨。此番張宗昌來到濟南，韓復榘生怕鄭繼成惹出亂子，破壞了他的大計，因此事先的函電往還，以及張宗昌抵達濟南，都有意的瞞着鄭繼成，就連當天爲

張宗昌接風的宴會，也單獨把他排斥在外。

其實張宗昌抵達濟南之日，報紙上都有刊載，而且車站上又有偌大的歡迎場面，鄭繼成焉能不知？他憋了一夜的氣，第二天一早便去找韓復榘，找到了這位正在晨跑的把兄，說明要替父報仇的心意，韓復榘始終不肯答應，鄭繼成十分不快的丟下了話說：「誰不知道張宗昌還有許多舊部散居在膠東一帶，他此次回到山東以燒寒衣爲名，目的是要以劉珍年的部隊爲基幹，再號召他的昔日部屬，一舉奪下你的地盤，想不到你還在作夢呢！好啦！我也懶得同你囉嗦了，你不答應我就自己幹，從今以後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，咱們誰也不要管誰。」

鄭繼成說罷，頭也不回的悻悻而去，韓復榘一再叫他「慢走」，容再從長計議。事實上鄭繼成所說的狀況，韓復榘是親身感受，切膚之痛無時或已，豈有不知道的道理。就拿劉珍年來說吧！原是張宗昌手下的一個旅長，屬於方永昌軍，此人係保定軍校第九期畢業，與陳誠是同期同學，交情甚篤，張宗昌失敗後，劉珍年在膠東率部投向革命軍，編爲二十一師，下轄六十一、六十二旅及一個獨立旅，人數擴充了三四倍，仍駐紮在山東省最富庶的膠東二十幾縣，成爲韓復榘最大的威脅。

張宗昌督魯時，部下行爲不檢，紀律蕩然，但劉珍年卻是一個標準軍人，不貪財、不好色、練兵精、作戰勇，完全不是張宗昌部隊的類型；故棄暗投明之後頗受重視，接收了魯軍的精銳，實力大爲增強，雄據膠東理頭訓練，韓復榘始終

放心不下。

韓復榘身爲山東省主席，自然不願意山東境內有這樣一支客軍，而實際上劉珍年的部隊，才是道道地地的山東子弟兵，留下這一支部隊在山東，遲早省主席的寶座會被他奪去。因爲韓復榘是河北人，部隊成員都是河北與河南人；劉珍年雖然也是河北人，但他的部下卻是清一色的山東人，韓復榘真的是把劉珍年當成了眼中釘、肉中刺，時時刻刻想要把他連根拔除，因而積極部署了三年，都因爲沒有絕對致勝的把握，而遲遲未敢動手。

韓部到了山東重新編組後，有孫桐宣的二十師、谷良民的二十二師、李漢章的四十八師和曹福林的四十九師，中原大戰時也給韓復榘帶來了幾乎滅頂的災害，而後元氣漸復，準備以三個師對付劉珍年的三個旅，再以一個師作預備隊，全方向膠東地區猛撲，時間預定是在秋高氣爽的八月中秋過後實施，預計要在冬季來臨之前全部結束；不料此時張宗昌要來山東，說什麼要替先人「燒寒衣」，在韓復榘看來都是「鬼話」，來就來吧！一鍋煮了也好，反正是一回事嘛！一齊解決了反倒省事不少。

劉珍年也有他的一套想法，雖然他自始就看不慣張宗昌的那一套作風，但是面對韓復榘龐大的壓力，大有招架不住的態勢，因而與北平鐵獅子胡同的張宗昌信使往還，希望藉救帥當年的聲威號召昔日舊部，造成勢均力敵的態勢，然後才有致勝的把握；眼看大戰迫在眉睫，也就連番的催促張宗昌火速親自前來主持一切，就這樣張宗

昌也就不暇仔細思索的來到了濟南。

無論如何，韓復榘是不會讓張宗昌順利到達膠東的，他的計劃是等到張宗昌離開濟南，前往膠東與劉珍年會合途中，神不知鬼不覺的把他幹掉，就推說是地方上不平靜，遭受了土匪的襲擊，如此一來對各方面都好交代，而絕不願意在光天化日的濟南下手，這是他不同意鄭繼成作法的主要原因。

張宗昌到達濟南的第二天上午，膠東方面傳來了消息，說是「情況有了變化，請效帥暫勿前往。」實際狀況是劉珍年臨時有了顧慮，心想：張宗昌到了膠東，再要起他的大帥脾氣，恐怕就沒有他混的日子了；就算是這一層可以設法防止，而張宗昌此時仍然是國民政府通緝在案的要犯，而自己同通緝要犯搞在一起，總是無法自圓其說。倘若他獨自與韓復榘拼鬥，究竟鹿死誰手尚未可知，即使是失敗了，大可以振振有詞的向上峯投訴，說是韓向方侵擾他的防區，還能站在一個「理」字上面，照樣有再起之日；如果與張宗昌一起弄砸了，那就有言矣！

張宗昌既然被拒絕前往膠東，此行的目的已盡成泡影，遂準備當天返回北平，對韓復榘的說詞是：「聽說掖縣一帶地面不寧，還是以後再說吧！」

聽說張宗昌要立刻返回北平，韓復榘的整個計劃也落空了，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是好；縱虎歸山林，再想找這麼一個機會可就難了。石友三雖然對韓復榘心存芥蒂，但託庇於韓的勢力之下，緊要關頭還是同他站在一邊的，於是挺身而出道

：「向方，這事由我來安排，你不用操心啦！」

自投羅網被刺殞命

石友三在「西北軍」中，是有名的「活閻王」，不但視人命如草芥，而且翻臉不認人，眼前正是十分苦悶的在人家屋簷下生活，總是抱著「惟恐天下不亂」的心理，抓住機會便想插一點紮漏出來；何況此時對付張宗昌不但輕而易舉，即使鬧出亂子，也會有韓向方替他頂着，而且事情成功，也算是替他的「東主」出了一些力氣，今後在濟南也許可以稍加改變一些彼此相處的態勢呢！

石友三說幹就幹，連忙趕到津浦賓館，準備先把張宗昌穩住再說，一進門便打着哈哈道：「怎麼着？效坤兄不到掖縣去啦！大概是思念如花似玉的如夫人了吧！」

張宗昌答說：「說真個的，出門沒個伴兒，還真覺得有些兒寂寞，真是越活越沒有出息了。主要的是聽說掖縣地面時常有土匪出沒，單祇為燒寒衣嘛！回到北平遙遙的燒給祖先也是一樣啊！」

石友三認為既然客人主意已經打定，連主人都沒有什麼意見，自己也算是客卿的身分，自然不便強留，祇是早一班車或晚一班車也沒有多大關係，於是堅邀張宗昌到他的寓所午餐，飯後再回到賓館小作休息，然後乘六時半的夜快車，第二天上午就可以抵達北平了。張再三推辭，石只是不肯，好說歹說，張宗昌總算是答應了下來，石友三約定中午親自來接，遂匆匆離去。

在午前這一段倉促的時間內，石友三在書房

內搖了幾通電話，又把得力的親信叫進來，附耳嘀咕了一番，張宗昌的命運就這樣便被決定了。

這天中午石友三親自驅車把張宗昌接來，其他陪客也相繼來到，不知為什麼張的神情竟有些兒恍惚，酒過三巡才逐漸豪放起來。韓復榘這天要到辛庄向部隊講話，向張宗昌告了罪，趕着出門上車而去，大夥兒又鬧了一陣子，等到石友三把張宗昌送回津浦賓館，已經是兩點半鐘了。

九月初的天氣，依然燥熱不堪，張塊頭高大，又因為酒力發作，混身發汗不止，一進門便把長衣脫掉，隨手又將腰間的一枝手槍解下掛在衣帽架上，那魁梧的身軀隨向沙發上一倒，顯得相當疲乏的樣子。

張宗昌自從出關闖蕩江湖以來，便與槍械結了不解之緣，從來是人不離槍，槍不離人，而且是槍法如神，彈無虛發，一槍在手，便可以穩保他的安全，三兩個人倘若想要對他下手，恐怕連瞄準的機會都撈不到，便被他放倒了。石友三眼見張從腰間解下來的是一枝名貴的新槍，不免為之一怔，但很快的便鎮靜了下來，搭訕着說：「到底是軍人本色，出門還不忘帶着手槍。」

張宗昌醉意甚濃的答說：「帶着好玩罷啦！這個時候還談什麼軍人不軍人。」

石友三故作無限欣羨狀的說：「看樣子好像是新買的吧？是那國造的？」

張答：「是朋友最近送的，還挺管使的，你替我鑑別一下吧！」

石友三巴不得有此一說，即忙探身將槍取到手中，仔細把玩，再三摩挲，觀賞良久，愛不釋

手；那廂張宗昌睡意朦朧的說：「不管是那一國造的，你喜歡就拿去罷！」石友三推辭了一番，張宗昌一定要他收下，石友三把槍納入口袋，告辭出去時一再向張宗昌道謝，就這樣張長腿的武裝算是被巧妙的解除了。

張宗昌一覺醒來已是下午五點鐘了，離六點半鐘還有一個多小時，枯坐以待，十分無聊，遂吩咐隨從人等先行上車，自己也隨後步出了賓館向車站走去；火車站內原駐有韓部的一個謝姓副官，聞知張至，急忙迎出接待，張嫌貴賓室緊鄰旅客候車室，人多吵雜不夠清靜，乃問：「專車備妥否？」

謝副官必恭必敬的答說：「早已備妥，現停於第二車道上。」

張說：「請你先帶俺上車，待會兒若有人來送行，就麻煩他們上車見面好了。」

謝副官領着張宗昌上了車，副官長程鎔已在車門旁恭迎，張對程說：「此處無事，你與謝副官到車站前面，如見有送行人員，請他們上車來坐。」

張的隨行人員正在專車上安頓，寬做豪華的會客間內，只有張宗昌一人坐在玄色絲呢沙發上，漫無目的拉過茶桌上的當天晚報，一個「兩欄」的「雙主題」寫着：「前山東軍務督辦，張宗昌悄然北返。」看了這兩行標題，心中有無限感慨，想當年他雄據山東時，每有行動，各報都用特號大字競相刊載，曾幾何時，竟變得如此渺小，想到此處不禁唏噓感傷了起來。

再說鄭繼成一大早與韓復榘在省府不歡而散

後，漫無目的的來到了他平日經常涉足的「慈善公所」，恰遇「扶乩」之日，「龜將軍」臨壇為鄭繼成在「沙盤」上寫下了兩句：「魚躍門庭多瑞靄，保爾得登九重淵。」一看兆頭不壞，遂折回頭來準備先去看看石友三再說。

午前在石寓內詳細合計了一番，唯一顧慮的便是張長腿攜有隨身武器，深恐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，而無法達成心願；石友三一口答應由他來設法解除張的武裝，果不其然，午後石便順利的把張的手槍騙了過來，連忙又搖了一個電話通知鄭繼成，鄭繼成這才放心來，於是料理好一切，在五點半鐘出門，帶着乃父舊部陳鳳山，一同前往車站。

早先在天津被張宗昌殺害的畢廣澄之三姨太聞氏，也秘密收買了死士為夫報仇，以及其他方面與張宗昌結有深仇大怨的人，也從四面八方陸續到了車站。彼此之間並沒有橫的連繫，但大家的目標卻是相同的。

鄭繼成帶的是一枝左輪小手槍，陳鳳山帶的是一枝盒子砲（駁壳槍），扮成旅客模樣混進了車站，濟南火車站的鐵軌是東西向，兩人一東一西捫息待機，這時已經是六點正了。

張宗昌正在車上與送行人等殷殷話別，說明匆匆北返，係奉了母命，因而才中止返籍的原委，大家都誇讚他是個出了名的孝子。距離開車的時間近了，送行者紛紛下車，張宗昌站在車廂門口向眾人揮手不已，陳鳳山首先趕上去對準張宗昌開了一槍，但卻未響，張長腿一看有人擎着駁壳槍向他瞄準，大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回頭就往

車廂內跑，陳鳳山追上去，一脚跌開了車門，進入車廂又放了一槍，仍未響。這時車廂內的隨從人員紛紛找出槍枝應敵，承啓處長劉懷周用力把陳鳳山抱住，張宗昌才有機會從另一頭的車門下車逃跑。

此時，站臺上的旅客及送行人員已經四散奔逃，但韓部的士兵卻嚴陣以待，張宗昌跳下火車後，疑心這個刺客係韓復榘所派，而站臺上韓部的士兵，又舉槍作射擊狀。若向站臺方向逃去，無異是自投死路，故而拚命的向站臺相反的方向落荒而逃。

陳鳳山掙脫了劉懷周，也跳下車來，銜尾急追，再放一槍，亦未響，劉懷周同一班隨從人員，就在後面追趕陳鳳山，並向陳鳳山開了一槍，恰巧陳鳳山被鐵軌絆倒，子彈從頭上飛過而未被擊中。

這時埋伏在車廂東頭的鄭繼成，一槍打倒了劉懷周，又一槍把張宗昌擊倒在第七車道上，距離鄭繼成立足處約有七十公尺。陳鳳山業已從地下爬起來，趕到張宗昌身邊，對準他的頭部連射了兩槍，把張的頭顱打得稀爛，這個渾人於焉結束了他五十年零半個月的生命。

先是陳鳳山所持之槍枝，因多時未曾使用，三發均未響，及其跌倒在鐵軌上，不但躲過了劉懷周槍口射出的槍彈，而且因為震動的關係，他手中的那枝駁壳槍，反而又恢復了正常，因而才連發兩槍把張擊斃，說來真是奇妙。

當鄭繼成與陳鳳山聯手刺殺張宗昌時，總計放了十槍，除了三槍未響而外，實際上只算是放

了七槍，當張宗昌被擊斃後，張宗昌的隨從人員紛紛下車朝向鄭繼成射擊，鄭隱身在站臺的洋灰柱子後面奮力應敵，又打傷了三人；合計兩人共射出子彈七發，其中三發擊中張宗昌，另四發則是打在張的隨員身上，鄭繼成的六發左輪手槍內，事後僅剩了一發子彈。

當時濟南車站亂成一團，槍聲竟連續至百餘發之多，真是槍林彈雨，猶如戰場。除了鄭繼成及陳鳳山的七發實彈，加上張宗昌隨從人員射擊的子彈，頂多不過三四十發而已，但是又何來許多槍聲呢？據鄭繼成事後的追述，原來車站四處早就有許多埋伏，大家一聽到有人發難，即四處開槍助威，即使張宗昌不死在鄭繼成之手，恐亦無倖免之理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：張宗昌的屍體在濟南日本醫院解剖驗屍時，發現真正致命的是步槍子彈，而非駁壳槍與手槍，那麼打在張宗昌身上的步槍子彈，究竟是誰打的呢？始終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團。

站臺上的韓部士兵，一擁而上，把鄭繼成的槍枝奪過，又復拳打腳踢把他打倒在地。隨後陳鳳山也被逮捕了來，雙雙都被毒打得遍體鱗傷，及至帶隊官趕了來，認出兇手是省府的鄭參議，乃喝令士兵停止毆打，把兩手反綁起來，報請上級處理。

鄭繼成強忍着肉體的痛楚，在站臺上大聲的向圍觀的旅客宣布：「我叫鄭繼成，鄭金聲是我的叔父，我過繼給他爲子。我殺死張宗昌是爲父報仇，也是爲山東及全國除害。」當時圍觀的人對他都很同情，並曾報以熱烈的掌聲。

過了一個多小時，濟南車站秩序已經恢復了，列車也已經開走了；大約八時左右，鄭繼成被押送至第三路軍軍法處，韓復榘傳來了命令，說是一鄭繼成係自動投案的，不必細綁，先押起來明日再說。」

次日，鄭繼成被押至省府，鄭繼成說：「我爲主席添了麻煩啦，請你原諒啊！但我誓與張賊同死，非止今日。但我有一樣要求：張宗昌是我最先一槍殺死他的，陳鳳山追隨先父多年，忠勇俠義不可多得，他雖然跟我前去開槍，但殺人的是我，陳鳳山無罪可言，請主席把他釋放了吧！」

韓復榘慨然應允了鄭繼成的請求，並說：「省府是行政機關，不能辦理此案，除了向上級請示，一切都要濟南地方法院秉公處理。」韓並拍着鄭的肩膀，說他是一個大丈夫、好朋友，這次就算是死了也是值得的。

第三天，陳鳳山便被開釋了，鄭繼成被送到了濟南地方法院，經過檢查處開了三次偵查庭，復經審判處開庭三次，判了七年有期徒刑。審判推事諭云：「你如不服，可以上訴。」山東省府報請國民政府稱：「鄭金聲死於國事，鄭繼成係子報父仇，於法雖無可恕，於情則有可原，懇請予以特赦。」山東省紳商，亦非常熱烈的成立了「後援會」，濟南律師十幾人，也自動出來爲鄭繼成奔走呼籲，其他人更是出錢出力來慰問鄭繼成，特別是一批黨國要員的大力幫忙，國民政府乃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明令予以特赦。

比起鄭繼成的風光，張宗昌可就差多了，當

他被刺殞命以後，他的秘書長徐曉樓跟著省府參議程希賢到了現場，眼見張宗昌倒臥於血泊之中，遂拿出五十元大洋交給程希賢，請他找人代爲抬往濟南的日本醫院，看熱鬧的人一圍而散，並嚷嚷着說：「不抬！不抬！五百元、五千元也不抬。」事後須找够尺寸的棺材，也大大的費了一番手脚，成殮以後移往安徽會館，又引起旅濟的安徽同鄉抗議；同時又聽說張宗昌的往日仇家，要放火燒掉安徽會館，張宗昌在北平的家屬也等到了消息，急忙電請留在濟南的幾名舊部，火速連夜秘密地把棺木運回北平。

張宗昌棺木運回到北平前門車站，他的姨太太們都披麻帶孝的前往車站迎靈。車站外面擠滿了水洩不通的人羣，爭睹這位長腿督辦如花似玉的一羣如夫人，據說有的才祇有十五六歲呢！真是造孽啊！

人死燈滅一了百了

張宗昌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三日薄暮時分，被刺殞命於濟南津浦路車站。九月十七日，韓復榘與劉珍年便在昌邑展開了大戰，可以想見張宗昌之死，與韓、劉交惡不無關係。

當張宗昌決定回山東一行之前，曾經徵求過吳佩孚的意見，吳佩孚認爲萬萬不可冒失行事。想當初吳在洛陽時，張宗昌前往投靠，曾經嘗了閉門羹的滋味，但是第二次直奉戰役，吳佩孚與張作霖合作對付馮玉祥，就是由張宗昌一手促成的；吳、張相會時，張宗昌曾經向吳佩孚遞過門生帖子，吳非常客氣不肯收下，後來兩人也換了

「蘭譜」，所以也算是把兄弟的情分，不過張宗昌對於吳佩孚一向視為長官、前輩，始終不敢做兄弟之誼。

當張宗昌去見吳佩孚，說明想回濟南一趟，吳佩孚極力勸阻，以為大大的不可。吳佩孚恨死了馮玉祥，也連帶對西北軍人有很深的成見，認為凡屬馮玉祥訓練出來的人，作風大都差不了多少；並舉出馮玉祥一生暗算過許多人，韓復榘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，看他的揮軍脫離馮部之舉，似乎比馮玉祥更加陰狠。況且目下馮玉祥在中原大戰失敗後，正隱居泰山讀書，就近又可以替韓復榘出壞主意，因此勸張宗昌千萬不可冒險前往；但是張宗昌一切已經安排妥當，不便說話不算話的臨時打退堂鼓，又見韓復榘對舊直轄軍李景林甚為優待，自己與李景林的地位相等，斷然沒有厚彼薄此的道理，所以不聽吳佩孚的勸告，毅然就道。

張宗昌此次山東之行的真正目的，大約可以分為兩個層面，第一個層面是想以劉珍年所部為基礎，號召昔日屬下，東山再起，一舉奪下山東地盤，造成既成事實，重溫一番舊夢；第二個層面是倘若客觀態勢不允許他大幹一場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也可以向韓復榘及劉珍年打打秋風，撈他一票。另外張宗昌在山東地界還有不少的不動產均被查封，最起碼也可以償他一個薄面，予以發還。

殊不知李景林是李景林，張宗昌是張宗昌，兩人雖然地位相埒，但對韓復榘的意義卻大不相同；李景林已經是無足輕重的人物了，張宗昌則

對韓復榘構成了極大的威脅。在張宗昌試探着想重返山東之時，韓復榘正中下懷，已經悄悄的布下了死亡的陷阱。

吳佩孚兵敗後淒涼蜀道，在四川託庇楊森數年，是年新春來到北平定居下來，與張宗昌也有過從，也許張宗昌並沒有把他的心事和盤托出，但吳佩孚即堅認不可自投羅網，想不到竟然真的是一次「死亡之行」。

由於張宗昌之死留下了許多疑點，特別是在張宗昌口上發現的那一顆致命之步槍子彈，既然不是鄭繼成與陳鳳山射擊的，那麼究竟是誰，畢廣澄的三姨太聞氏所雇請的死士乎？或是其他的仇家乎？再不然就是另有其人！其實如果仔細加以分析，便不難找出答案。

第一、張宗昌原籍山東掖縣，而且督魯三年餘，雖結下不少冤仇，但也有許多與他關係深厚的舊部，散居魯省各地，倘若登高一呼，即可嘯聚成軍，韓復榘是不允許這種情形發生的。

第二、韓復榘與劉珍年交惡已久，雙方劍拔弩張，大戰一觸即發，張宗昌卻於此時要來山東，而且目的地是膠東掖縣，儼然是要去幫助劉珍年嘛！明目張膽如此，簡直就沒把山東主席兼第三路軍總指揮的韓復榘放在眼裡，試想韓復榘豈能忍得下這口氣。

第三、韓復榘也是個心狠手辣的角色，早已胸有成竹的有了萬全準備，因此才對鄭繼成的毛躁作風不加贊同，但這並不表示他沒有置張宗昌於死地的決心。

第四、石友三對於張宗昌此次回籍，先前提

現得十分熱心，及至張宗昌被刺身亡，石友三則裝作沒事人似的，既未出面料理後事，爾後對此事亦無一語辯白，更使人相信石友三是刺殺張宗昌的主謀，而他與張宗昌並無殺之而後快的仇隙，顯然是受人指使，然而這個指使他的人又是誰呢？除了韓復榘，別人還沒有這樣大的分量。

人死如燈滅，一了百了，對張宗昌而言，這些分析和推測都已經不重要了。對國人而言，這個長腿督辦所鬧出的笑話、累積的罵名，以及他的輪違作風、渾熟孝道，都在大家的心坎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（全文完）

本期如有空白、缺頁、破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調換。

關山煙塵記

香家才著 定價16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120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五三

六六八六六